



凤凰卫视  
凤舞香岛

喧嚣之下 灵魂至上

# 生命的嬗变

Metamorphosis  
of  
Life

许戈辉  
主持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# 生命的嬗变

Metamorphosis  
of  
Life

许戈辉

主持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命的嬗变 / 凤凰书品编著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4. 12

ISBN 978-7-5502-4074-2

I. ①生… II. ①凤… III. ①文艺工作者—访问记—中国  
IV. ①K825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68716号

## 生命的嬗变
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
责任编辑: 孙志文

特约编辑: 孙琦

封面设计: 孙丽莉

版式设计: 李萌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
字数149千字 620毫米×889毫米 1/16 14印张

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4074-2

定价: 36.00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 |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|-------|
| 1   | 张 艺 谋   | 14  | 冯 小 刚 |
| 28  | 贾 樟 柯   | 60  | 谭 盾   |
| 84  | 刘 欢     | 102 | 郎 朗   |
| 144 | 赵 薇     | 118 | 梁 朝 伟 |
| 160 | 斯 琴 高 娃 | 178 | 徐 帆   |
|     |         | 192 | 姚 明   |

# 英雄的心

## THE HEART OF HERO

代表作：《红高粱》/《秋菊打官司》/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/《活着》  
《英雄》/《金陵十三钗》等。



01 / 张艺谋

### 张艺谋简介：

1950 年出生于西安，电影导演，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、闭幕式总导演，“第五代导演”的代表人物之一。其拍摄的电影多次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，是中国在国际影坛最具影响力的导演。早期他以执导充满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电影著称，艺术特点是细节的逼真和色彩浪漫的互相映照。2002 年转型执导的武侠巨制《英雄》开启了中国电影的“大片时代”。

### 导语：

张艺谋的作品多次被选送到国外参加国际影展并获大奖，每一部作品，都能在市场上掀起波澜，有着很高的商业价值，他的一举一动，都是传媒追逐的焦点。2002 年《英雄》一公映，即被媒体誉为“一场视觉的盛宴”，此片的票房收入超过了张艺谋此前执导的任何一部电影，并被选送参加 2003 年奥斯卡奖外语片角逐。不过还是有更多的批评者指责他的这部影片为“视觉盛宴，思想侏儒”、“形式大于内容”、“很荒唐地描绘历史”……

许戈辉：最近我发现你和媒体的关系特紧张？

张艺谋：也不是，其实不是我跟他们在叫板。

许戈辉：最近传媒有让你恼怒，让你觉得特别愤怒吗？

张艺谋：其实那是我们在首映式的时候，有些记者似乎不太友好。我不是对他们的意见有什么反感，因为这十几年我被别人说得够多了。只是记者当时在现场的那种状态，让我们几个演员有些受不了。他们在底下问我，觉得怎么是这样？我当时觉得在礼貌上有点问题，便多说了一点。我就说了一回，就不得了了。后来我一看情形就干脆不说了。你看我现在都不说了，我再也不说了，我把嘴闭上。因为说不过，一张嘴说不过那么多。

许戈辉：可是恰恰是关于这部电影，恐怕张艺谋比任何一次对传媒说的都多。

张艺谋：这次我是全力配合宣传。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，有老板愿意出这么多的钱，又把这么多明星拽在一起，给我这样一次机会，我不应该太自私，我应该全力配合他们把成本收回来，让它成为一个良性循环。这对我个人来说，在良心上会受到较大的安慰。

当然，再说得功利一点，我可能后面还会有机会，因为把投资收回来了。如果可能的话，再过几年，还可以再拍一个大片。再往远一点，我们从大的层面来说，我觉得对电影的循环，都有好处。

许戈辉：我想知道，在这些众多的媒体评论当中，或者网友发表的言论当中，你觉得有哪些是真的让你有触动，或者是被感动了？

张艺谋：你说到网友，我回到刚才的话题。我自己经常上网看，我看到了非常有趣的现象，网上打得一塌糊涂，完全是个自由论坛。我

原来不怎么看，最近听别人说，我觉得很好玩。我最近晚上没事的时候，便两三个小时在网上看，因为我不会打字，所以我从来不参加讨论。只会点出来看，你看到所有关于《英雄》的消息后面，一点评论，这边骂，那边夸，对着干特别好玩，我觉得跟大辩论似的。当然里面也有很难听的，谩骂是免不了的，但是你能看到很多心态。从我第一部电影到现在，有两个永远的话题是到今天还有的：一个是为得奖拍电影；一个是为外国人拍电影。到今天对我攻击时都是行之有效的武器，拿来就用，不管你是拍什么电影。很好玩，你就觉得很好玩，你就觉得没有改变，这个眼镜戴上了，这个颜色涂上了，就永远不能改变。

**许戈辉：**所以我想知道，你觉得这些批评里面哪些是中肯的？

**张艺谋：**我觉得要是说中肯的话，首先应该是带有一颗平常心、一颗普通的心来看这个电影，而不要先带着对我的成见，这是基本的。我们进电影院看一个电影，先不要做好一个准备，就用平常心来看这部电影，当然就不一样。在这样一个心态底下，我觉得说什么都是非常好的。不管是说长处，还是说不足，都是非常好的。当然电影总是众说纷纭的，我觉得电影的魅力也在于此，一个人一个说法，永远不会统一。这也是电影非常吸引人的地方。

**许戈辉：**有不少人觉得，《英雄》的形式大于内容，这个你接受吗？

**张艺谋：**这个我接受，我甚至还说这是我们的好处，是我们的优势。首先，我不太同意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没有变化的形式和内容的比例。我认为我们形式和内容的这种黄金比例，或者说这种几十年的文艺概论（我们那时候在学校里念书有文艺概论的一种

说法)，永远是我们面对面时随便说说的一种东西。我当然认为《英雄》的形式大于内容，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。我们就是要创作一个别样的形式：首先，它的叙述形式；其次，它的武打形式；最后，它的色彩形式。并且它所强调的那种意境，走的是一种很雅的路子，这都是我们设定的目标，是我们要追求的形式。

许戈辉：我发现你真是一个特操心的人。你把这个电影工业的方方面面、每一个环节都操心到。我觉得你不应该做一个纯的电影导演，你应该往投资人的方向发展。

张艺谋：不行。首先我不能算账，我一算账，脑袋就大。

许戈辉：可是你会替投资人省钱。

张艺谋：那倒是。我是替投资人负责，我多年来一直都是这样。

许戈辉：我发现你周围的人一说起你，都说张艺谋是一个思路特别明确的导演，还是一个特抠门儿的导演，能为制片人省钱。

张艺谋：抠门儿说不上，主要是因为我们不能乱造钱嘛。

许戈辉：那你这个电影制作花了三千万美金，你有没有觉得花得特心疼的钱？

张艺谋：有很多。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反复，出现一些浪费。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钱不多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花得冤枉。我们开拍前的半年去胡杨林看外景，为张曼玉和章子怡互相打斗、黄叶子飞舞的那一场做准备。我们去胡杨林看外景时，我怕第二年树叶不够，就在地上捡了当年的黄叶子，夹到书里拿了回来。拿回来以后，把黄叶子交给道具说：“你恐怕要做假叶子，你给我们做，我要这样子的。”他说：“要多少？”我说：“可能得要十万片。至少要十万，在空中撒，我怕第二年不够。”

许戈辉：这个东西不能用电脑做出来？

张艺谋：不行，我觉得还是不行，就得是真的。后来他就开始做了，我多了个心眼儿，就说：“要不别做十万，先做上三万个看一看。”他找了一个做丝绢的工厂，不能用纸做，而是用薄薄的丝绢来做，因为回收的时候可以用，还可以拿水擦。就让做假花的工厂做了几万片。结果第二年胡杨林一黄，我们到那儿一看，那叶子完全不一样，颜色形状都不一样，大小也不一样。

许戈辉：不可能两个混在一起？

张艺谋：不可能。很多麻袋的假叶子，从北京做好了运到内蒙古，到现场一看，没用。

许戈辉：很心疼吧，最后怎么办了？

张艺谋：我能怎么办？没用呀。又运回来搁在那儿了。

许戈辉：那就用真的了？

张艺谋：后来用的是真的。

许戈辉：你自己觉得你到现在为止，尝试过的最失败的作品是什么？

张艺谋：比较失败的是有几部，我自己的看法。《代号美洲豹》当然算一个；《摇啊摇》也算一个，不太好的；《幸福时光》也不太好。这几个都是比较明显的，我自己觉得不及格，其他的还都及格，当然有更好一点的，或者更完整一点的，仅此而已。

许戈辉：你觉得你这些不及格的作品，它们不及格的原因是什么？是觉得自己有点枯竭了还是有别的原因？

张艺谋：就是属于在低潮嘛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有时候你就是找不着感觉，一直找不着感觉，有很多次都是这样的情况。你知道电

影这种东西，它的完成过程有时候也很让人痛苦的。比如说：当你搞到一个剧本，你一开始觉得这个剧本很好，你就找感觉，找感觉，然后你把钱搞好，你给演员又打了招呼，甚至你都跟演员签了约了，这时候几个月过去了，你还在试图找感觉。有时候导演会觉得，我拍起来以后会有感觉，或者我边拍边改这个剧本。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可你却始终在找感觉。当所有的东西都到位之后，你突然发现：糟糕，其实改不好，没感觉！但是这时候你只能拍了。

许戈辉：像你前面说的《幸福时光》？

张艺谋：不是。你只能拍了，而且你得把你这种不安、这种沮丧、这种要失败的情绪深深地藏在心里，没有一个人看得出来，因为你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

许戈辉：因为你是领军人物？

张艺谋：你让投资人看出来了，怎么行？投资人刚刚热情地把钱给了你，你说我这个戏可能不行，人家怎么弄啊？所有的演员都是在你的感召之下来的，他们都是非常好的，对这次跟张导演合作充满了信心、兴奋。不管是新人还是老人，所有的工作人员集合起来，你的任何沮丧都会影响他们。你突然发现这个电影拍不好。你能说这话？你让大家怎么想？我觉得导演在这个时候是很痛苦的。但是你不会承认，一方面你是不愿意说出来，另一方面你不会承认。你还在找感觉。我有几部成功的作品，就是临时找出来的，像《秋菊打官司》，完全是临时找出来的。我都拍了三分之一了，才有感觉，就是临时找。

许戈辉：这算是幸运的。也有那种一直找的？

张艺谋：有时候一直找，因为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你都拍完了，却还在想，我还可以剪接，我在剪接上找，然后剪过来，剪过去，这

么来回搭，就跟搭积木似的。可是一直搭到最后还是没找着。

**许戈辉：**原来这就好像一个人，一个本来就是很豪爽的人。他知道明天要去进行的决斗他是必输无疑的，但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他也不能让人家知道他会输。

**张艺谋：**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痛苦的事情。

**许戈辉：**那这个时候是孤独的，对吗？这种时候有没有什么人，你会去跟他说？

**张艺谋：**都不能说。比如《英雄》这部电影，所有这些演员都是冲我来的，首先是冲着我来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个责任。你有谱儿也罢，没谱儿也罢，你心里很清楚。你现在是领着大家冲锋，你应该让大家快乐，应该让大家自信。你要让大家享受这个过程，享受合作的过程。

**许戈辉：**我看，像执导歌剧或者拍芭蕾舞剧这样的形式，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你的一种缓压的办法，一种减压的做法呢？比如说在这个电影的领域，特别希望寻找到突破，这方面的压力太大，我就向别的方向发展。

**张艺谋：**什么减压？比原来更忙了。

**许戈辉：**你是说这是一种在艺术境界上的超越？

**张艺谋：**那不是。首先是人家找我，全都是人家找到我。找到我之后，我就觉得时间也合适，艺多不压身嘛。另外一个领域，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，我有兴趣，我有感觉，所以我就接下来了。你看意大利找我，说：“你给我们导歌剧吧？”找了我半年，我连理都没理。我觉得这是什么呀？让我导歌剧？我没管，因为我不懂歌剧。他们跟我来来回回说了半年了，我都没理人家。后来有一天，我偶然

跟我们原来的作曲赵季平聊天，我把这个当作笑话跟他讲，我说：“季平，还有一个意大利歌剧院死活让我给他导个歌剧。”他说：“什么歌剧呀？”我说：“叫什么公主、什么朵之类的。”他说：“是不是那个《图兰朵》？”我说：“对，就是那个。这个《图兰朵》是什么我都不知道，你看我这人孤陋寡闻，没有文化。”赵季平一听，说：“那个好啊！那是个中国故事。”我说：“是中国故事吗？”他说：“你一定要接，你宁可少导一部电影都要接这部戏。”他说：“我给你一个带子，你看看美国大都会当年拍的，看了就知道了。”第二天他马上找了一个带子给我。我插上一看，了不起！是一个大型的东西，是一个中国故事。我这才知道是这么个东西，觉得很新鲜，我觉得对中国的东西可能我会有感觉，这样我才接了。完全是偶然的。

**许戈辉：**事实证明这个《图兰朵》也成功了。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的反响也很好。

**张艺谋：**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也是因为人家找我，建议我自己导一个芭蕾舞剧。是中央芭蕾舞团找我导芭蕾舞剧，说是剧目任我选，我也可以自己编。我想来想去，觉得把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变了比较有意思。因为那里面有京剧，我就特别想把京剧跟芭蕾舞做一个结合。我当时脑子里就有一个画面，觉得如果这个男演员这样表演——让京剧把芭蕾舞演员托起，西方和东方融合起来，东方是基础，西方是上面——这好像特别有意思。抱着这样一种印象，我就把这事儿给办了。又比如说申奥，申奥是因为领导赏识我，才找了我。我是当作为国出力，就去办这事了。

**许戈辉：**所以现在发现，张艺谋已经成为一块特别好的试验田了，不管哪个艺术领域，有人想做一次尝试，我们先不说他试验成

功还是失败，只要他去试验了，他去干这个事了，马上就会引起关注。

**张艺谋：**有一些东西我也是没敢接。举例来说，京剧院就一直找了我好几次，让我导一个大型的京剧，这个活我就不敢接，那不行。

**许戈辉：**这一次怎么就不敢接了？

**张艺谋：**因为京剧这个东西，中国的专家太多了。你必须有很深厚的京剧基础，而且你要想在京剧这方面出新，我觉得太难了。

**许戈辉：**你敢在中国玩人家西方的国粹，但是你最终觉得在中国玩中国的国粹很困难？

**张艺谋：**全国老百姓、全国人民都是专家，你死定了。你还想再在京剧中搞一个？你比如说，传统京剧，显然就老一套。那好，你想在京剧当中有一些新的东西，你怎么新？你把洋玩意儿加在京剧这儿来，就有问题，我觉得是搞不好，太悬了，就算了。

**许戈辉：**你刚才说到，特别享受工作的这个过程。一步一步地拍，不然闲下来就闷得慌。你周围的人一致评价张艺谋是个工作狂。我想知道你除了工作还有没有其他的乐趣？不是简单的那种乐趣，就是乐趣。

**张艺谋：**当然有，这个牵扯个人隐私了。

**许戈辉：**我觉得你整个被媒体问怕了。我也没说什么呀。

**张艺谋：**你没说，但你会慢慢往那儿引。

**许戈辉：**我不引，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。

**张艺谋：**我觉得跟普通人差不多。你就这么想：你有什么乐趣，也许我就有什么乐趣。

**许戈辉：**我不问你的个人私生活。你不愿意谈，我不问。但是我知道，比如在《英雄》的故事里面，张曼玉、梁朝伟，碧血残剑是一种侠骨柔肠。我觉得一个有深深英雄情结的人，一定少不了

侠骨柔肠的那个部分。你自己怎么评价自己这个部分呢？

**张艺谋：**我也觉得奇怪，我是挺不柔肠、挺不浪漫的，真的。我不太会浪漫，生活中就是这样子。但是电影当中经常能表现出一种浪漫来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

**许戈辉：**那你渴望生活的浪漫吗？

**张艺谋：**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已经习惯了，现在假定有一个女孩追我，她要是用很浪漫的方法，我肯定就吓跑了，不习惯呀。主要是不习惯的问题。你想，人到现在已经定型了，所以基本上就像生态平衡一样，习惯什么就是什么，习惯就成了自然了，自然了就舒服了。

**许戈辉：**那这个《英雄》拍了以后，你马上找到了下一个感觉没有？你的下一个片子会是什么？

**张艺谋：**有找到感觉，我的下一部片子还是武侠。

**许戈辉：**还是武侠，你还敢再拍？

**张艺谋：**我当然敢拍了。

**许戈辉：**为什么我会这么说？因为《英雄》这一部，不管大家怎么说，我觉得它在电影创作手法的各种元素上，已经到极致了。你的画面、你的音响、你的武打设计、想表现的意境，你要再拍的话，是不是只能变一个路子拍了，会尝试搞笑片吗？

**张艺谋：**那不会。搞笑片不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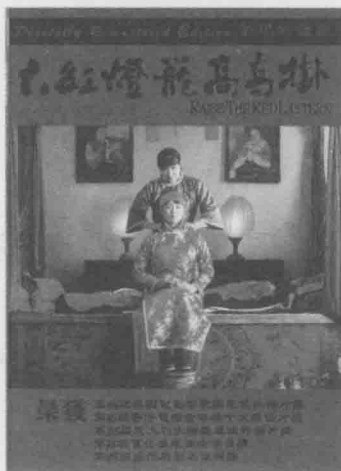
**许戈辉：**你还能再拍一部这样气势磅礴、荡气回肠的电影吗？

**张艺谋：**不一样，我觉得是不一样的。首先，这是我第一次拍武侠片，第一次拍动作片，虽然我们有非常好的动作导演，但是动作对于我太陌生了，我很被动，所以我自己的想法跟动作的结合上有很粗糙的部分。现在我觉得我积累了这方面的经验了。我说自己是

个武侠迷，这不是空说的。我下一个电影的剧本，实际上在《英雄》还没有开机前，就同时在做了。我觉得还能拍出另外的感觉来。故事是不一样的，当然画面、色彩以及其他我擅长的东西，我不会丢，但是会是另外一种感觉。我愿意做很多这样的尝试，因为我还是很喜欢这种武侠。



电影《英雄》，是2002年张艺谋执导的第一部武侠巨制商业大片，由李连杰、张曼玉、梁朝伟、章子怡、陈道明、甄子丹等主演，主题曲演唱者为王菲，是当年投资最高的一部中国电影，内地票房达到2.5亿元人民币，是首部票房过亿的中国电影。



### 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

影片根据苏童中篇小说《妻妾成群》改编，秉承并发扬了原作的主旨和风格，反映了“一夫多妻制”的封建家庭内部互相倾轧的人生景象及相应的生存原则。女主人公颂莲是作品的核心人物，本受过高等教育的地，在陈府这样一个阴森恐怖、勾心斗角的生存环境当中，为了能有一席之地，性格逐渐扭曲和变形。

《秋菊打官司》是1992年由张艺谋执导，巩俐、雷恪生、刘佩琦等主演的一部剧情片。故事改编自陈源斌的小说《万家诉讼》。此片曾荣获第四十九届威尼斯电影节最高荣誉金狮奖、最佳女主角奖（巩俐），第十六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，金鸡奖最佳故事片、最佳女主角，第十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华语片奖、伏尔比杯最佳女演员等奖项。

